

無名氏：無名書初稿第二卷

海
艷

海

艷

上
冊

無名書初稿第二卷

海 艷 上冊

著 作 者 無 名 氏

主 編 者 無 名 書 屋

出 版 者 時 代 生 活 出 版 社

上海極司非而路十三號
電話二二五五八號
中區辦事處：上海江西路二六七號三樓
電話一九六八

發 行 者 周 新

總 發 行 所 眞 善 美 圖 書 公 司

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一〇一室
電話一三八二
上海郵政信箱二二一九

分 發 行 所 眞 善 美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北 平 分 公 司

王府井大街四六號
電話（五）局四八三四

無名叢刊第四種 本書保留一切權益

三十六年九月初版

第一章

海幻着，亮着，夢着，藍着，一片無極無限的藍，藍裏面有船，有流動，有天空。白鷗在天藍與海藍間飛。黑燕在明藍裏翔舞。像一枝繡銀箭鏃，白色文鰩魚突然斜衝出藍波，驟疾的掠波飛，斜斜曲曲的，展開長長胸鰭如鳥翼。鮮燦燦的陽光投影在藍色粼動裏，無停休編織金色的花圈，流動的花圈，華光閃閃的花圈。波面漩起藍色的弧，金色的弧，一環環的，一匝匝的。所有波形都是海的夢容夢態。海藉波語呢喃夢囈。一圈圈渦形的漣漪，陀螺式的轂轉且旋舞，按照水分子的軌道，描畫着海的圓運動，四射起金色的泡沫，藍色的泡沫，青色的泡沫。銀藍色的鯉魚在藍水裏游。藍褐色的鱒魚在藍水裏洄。一些神秘的微細動物浮在海面上，琉璃樣透明。屈折的光色從海底簇昇上來，彎彎迤迤的，海面顯出許多同斜摺曲。海水溫柔的相互摩擦，鹹味滲透入藍，也比例着藍。藍浪

裏簇漂着紅色的海藻，綠色的褐色的海藻，它們像是海的一種幻想，聚散無定，時隱時顯。海有着金色的綠色的褐色的幻想。海船現在似乎就在海的幻想裏靜靜走。海現在無限純淨，無限圓圓的藍，沒有珊瑚礁，沒有岩礁，沒有島嶼，沙洲，巉岬，濱岸，一切明靜而單一。海已變成一個大平原，一個開遍非洲藍色蓮花的平原，人可以騎一匹白馬在上面永無休止的馳。在綿亘無盡的藍色平面上，投印了天空的顏色，天藍與海藍幾分不清。海船四周銀鷗，愈飛愈多了，一隻隻拍着白色翅膀，像一羣白衣女尼羽化了，帶着一種空靈與素淨，一種只有修道院才能飄散出的超脫芳香。這是一個有七色太陽有單色藍天的初夏上午。海早閉上眼，渾身舒散出夢中的藍色情調，透明度濃濃的，水色淡淡的。白色海船在藍海上走，走得輕鬆恬了，像一朵白色花飄在藍天裏，又像一輪白色月亮游泳在藍雲裏。人意識裏很難分別船是走在海上，還是走在天上，是在水裏，還是在雲裏。天海雲水都溶成一片玉灑灑的藍。

印蒂又站在海的面前。他終於又和海在一起了。

他站在甲板上，憑着欄杆，深深凝望海。甲板上有人在散步，有人在看海，有人在談天，他們的聲音和動作形成一些複雜而不安的球體，飄在船頭上。但這些球體絲毫不彰響印蒂。他整個情緒都貫注到海上。自從上船以後，他就把海當做一本聖經，從早翻到晚，幾手連整個船的存在都

5 5

忘記了。他大半時間都消磨在甲板上，專一看海。看倦了，就閉上眼假寐。醒了一睜開眼，到處是藍海！這個魔迷的存在！偉大的存在！永遠是一種汲不涸竭的智慧聖水！永遠給他以啓示和沉思！它給他最大的啓示是：生命不只有暴風雨，也有美麗與和平！現在，它就把這純潔的和平，捧給他，平靜他那曾被暴風雨激蕩起來的急促血流。這正是靈魂的兩種界域：衝過暴風雨，靈魂必須靜躺在和平牧場上。他現在心境正像面前這片海靜：厭倦暴風雨，厭倦血腥，厭倦那些火坑，陷阱，醜惡，污穢，以及那些兇厲的面孔。他現在唯一渴望的，只是一點聖潔，一點美，一點夢，不折不扣毫不滲雜任何相反材料的夢。生命絕不是獨斷的教條，也不是長長法官席上的鈴聲，也不是粗暴的武當拳，或文雅的太極拳，更不是要窒死人的那些狂亂吼聲。生命只是一點不穿任何外衣的美，一點不圍任何裙子的靜。在這種永生的美和靜裏，任何虛幻假託全不存在，也全無必要。也只有藉這種永生的事物，才能斫掉那些骯髒的手，那些卑污的樹。目前這個人間，永遠伸出漆黑一片的手，它們斫掉一棵漆黑的樹，却又栽了兩棵，斫了兩棵，却又栽四棵。斫伐者黑眼裏一片昏花，再分不清那原先所定的界限。他有什麼理由再去擠到他們中間，做一個終生看不見真天空真雲彩的黑暗斫伐手？真天空真雲彩現在不正在他面前，湊熱鬧擠在黑暗森林裏的人，哪裏能看得見這些？他所有要求於生命的，現在不都出現了？寬大，自由，平靜，美麗？過去十年暴風雨抵不上

現在一點鐘，一刻鐘，甚至一分鐘，一秒鐘！這一種和平與美，對他是一個絕對陌生的世界。那些在血裏面吼叫的人，始終唾棄這個世界，但他們被血弄歪扭了的思想，不正需要這個世界的純淨來扭正過來？他們那些被血染模糊了的眼睛，不正需要一點海水洗乾淨？血，特別是模糊複雜的血，並不是真理的唯一大律師。真理的律師太多太多了。人沒有理由擁抱這個律師，踢走別的所有律師！

在現實政治鬥爭中，他多年所求不到的絕對，現在他在一秒鐘內就求得了。在海的面前，再沒有手段，懷疑，猜忌，陰謀，誣陷，卑劣，殘忍。這裏只有一個絕對完整的表現：它誘惑人無條件要活下去，召喚人絕對向永生走，向生命最深點走。這時候，不再感到生命的粗硬，人會用一種感激的情緒，來交出自己的一切！

『啊！海！我感謝你！你告訴我生命中最高的部分……今後我要接受你的思想，用一個嶄新的觀點來看世界，看宇宙……』

印蒂思想改變，絕不是一種偶然。自從到南洋S埠後，他的生活就劃了一條新的紅線。半年來，在南洋羣島，由於那些高高的椰子樹，由於陽光和海水，由於長長的平平的海岸，由於熱帶的赤裸裸的氣氛，他的精神走入一個新領域。極度人間的陰暗，被南洋的陽光照亮了。極度凝定的

鬱悶，被南洋海水衝掉了。在這些簪插着原始素樸的島上，人的複雜思想感情漸漸統一起來。那雙因陽光而分外明亮的眼睛，慢慢看到人類的原始根源，以及一些在騷亂社會所看不見的東西。人可以聽到一種充滿永恆音符的單純曲調。他開始感到這些島上許多由陽光和海水編織的存在，應該帶到那地獄式的人間去，帶到那些除了血再不知別的存在的人羣中。

印蒂本打算在南洋住一個長時期，林鬱也希望他這樣。可是，他過去那段災禍似乎還沒有唱完，居然在南洋出顯一支尾聲。當地有人告發，說他是××黨，到南洋負有祕密使命，並舉出他在光明報所發表的一些專論為例。在這些文章裏，他積習難除，依舊用新興社會科學觀點來分析許多國際問題，對大英帝國照例懷着深度的憎惡和輕視。政治糾葛再加上反英（二者實一）他被當局驅逐了，幾乎連累光明報也要停刊。林鬱很氣憤，決定向報館董事會辭職，但因為一些交代手續和雜務，他還得多住一兩個月。印蒂便先回國。印蒂知道這一套把戲是K黨駐S埠支部在鬧鬼。按照他過去的脾氣，他應當憤怒極了，但他只付之一笑，認為是一場很滑稽的無妄之災。加之母親不時來信，提醒他去年所答應的旅行限期（不超過半年），他決定提前離開南洋。這次回國，他還帶着點另外計劃，打算在家中住一個時期後，就找一個山明水秀的風景區，好好過一點詩意生活。他要修正柏拉圖的論調：不僅要寫詩，也要活在詩裏。照他現在看來，這個世

界實在比他過去所感到的要大得多，大得正像他面前的海。在海裏，一個人可以泅泳，可以打架，可以釣魚，可以泛舟，也可以躺在海灘上曬太陽。人的手足是自由的，它們儘可表現自己所願表現的姿態。

印蒂在甲板上來回散步，一種說不出的歡樂情緒裹住他。他被海整個抓住了。

海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淵。它剝掉人所有肉體空間，却又填滿人所有精神空間。在這片藍色無極裏，印蒂整個實體化成一片靈空。他每一條血流都往這片藍流去。他瞳孔中每一粒水晶分子都溶入無限。無限滲透他，像湖水滲透苔草。他的手足不再是摸觸體，而是呼吸體，一毫最微細的動彈，就能深呼吸到無限的穠氛。他極沉重的自我存在，也變成無限的一粒細胞。他自己整個空了，只剩下沙粒一點大的膠狀意識，隱隱能聯繫外界的最後媒介。在這片生命母體的藍色裏，他整個心靈大起來。海強調了他的擁抱力。從此他更喜愛擁抱了。海用藍用音告訴他：生命最高的力量是擁抱。他必須從大擁抱裏深味宇宙，了解世間。一雙從未擁抱過的臂膀，只是殘廢的朽技。

海也是一種生物，專門製造無限描畫無限的生物。它用藍，用圓，用流，來描畫。它把無限塗抹上太陽的金，又抹上風的痕迹，再滲上天空的投影。這是一個宇宙以外的生物，它用藍表現它的

青春，用黑表現它的深，用暴風雨抒發它平日所埋葬的另一面。尊敬這個生物，從中才能了解人性最底面，才能把握住生命的真實手臂。

印蒂帶着酒徒情緒，站在海面。他睜着酒徒的眼睛，瞭望海。世界上最偉大的酒，是海，但習慣喝它的人並不多。他勉勵自己：他必須養成這一嗜好。只有這一嗜好深切固執化了，他所有的病才能根治。他不須到西天找金丹，藥就在他身邊。他眼睛像兩片鑲養的嘴唇，無聲的啜吮這藍色的藥酒。漸漸的，海的不死感覺滲透他。他確信世界真有不死的存在。

二

夜晚來了，月亮從海平面升起，像一株銀色火，又冷靜，又精鍊。海上立刻釉了層祟惑色彩。整個大海幻成個妖嬈的女巫，抖動着羅可可式的蠱惑，引誘人投向她，雖然投向她只是投向危險。白色睡蓮花，無數千萬朵，恍恍惚惚，夢樣展在海上。月光把海造成一座白色花苑，一個花式的海。適應海面水分子圓運動，橢圓運動，和水平運動，這一片白花作圓舞蹈，拍着緩靜的節奏。對照地上這片玉白，天上一片深藍，藍中又一片透明，是星斗。天和海似乎本只是一個存在體，一個無窮。

無限的巨大蛤蟆，忽然張開來，上面藍，下面銀。

在藍和銀的界限內，輕馳着副洋帶海風，像麋鹿，敏捷而溫柔，帶點鹹味。在海風繚繞中，漸漸的，月光也染了點鹹味，那片乳白色不只衝入人的眼簾，也鑽入人的唇舌。

這樣的海上月夜，印蒂常不想睡。所有搭客都休息了，他却獨自走出艙室，靜悄悄的，沿吊梯爬上船頂，踱到一隻白色救生艇旁邊，坐在一隻沙發搖椅上，獨自享受海。夜里看海，他願意爬上船頂，不願站在甲板上，欄杆邊，有兩個理由。第一，甲板四通八達，經常有旅客散步，容易碰見人。船頂比較幽僻，除水手外，平常閒人較少，夜深時，一片孤寂瀰漫一切，他可以孤獨的留在這裡。也只有有在這種絕對孤獨中，他才能絕對佔有當前一切景色。第二，要整個擁抱這樣的月夜和海景，一個人與藍天之間，必須毫無阻物，感覺自己與所有空間赤裸裸聯成一片。因此，只有赤裸裸直接站在藍天下，前後左右一片光蕩，他才能深深走入海和月光里。站在甲板上欄杆邊看月夜海景，好像戴了副鉄手套和愛人握手，不是味道。

基於上面兩層理由，他一上船，從第一個月夜起，每夜都跑到船頂消磨許久。

今夜，他又踏上船頂。可是，才一站定，一個充滿預感的現象立刻又抓住他。他不禁吃了一驚，愕然道：

『啊，怎麼又是她？』

是的，正是她！這是第三次了。真有點鬼氣。

印蒂欣賞月下海景，加了兩個前排，總算設想週到，但從第一夜起，他就發現它們缺少了半邊。靠船首無線電天線處，隱隱的，居然有一個白色形體。他當時全付心思，都貫到海里，並未去仔細追究。昨晚，他再來時，才覺得這個「半邊」，真是缺定了。靠船首確有一個人。不只是個「人」，並且（經他詳細觀察後），還是個女人。這一夜，他仍全神看海，並不去理會。他想，海是大的，容得起各種眼睛，各有各的海緣，以及看海理由……可是，今夜，這是第三夜了，他又碰到她。他再不能無動於中。他兩眼像是掛上釣鈎的魚，不時被一股力量從海里拖扯開去。他仔細端詳了幾次。她面對海，他看不見她的臉。她唯一的符號，只是那點白：一片白色裝束。她整個人似乎深深沉入海里，海以外的存在，對她只是一個零。船頂裝鑲着厚厚橡膠，人走在上面，並沒有腳步聲，他又是坐在機艙頂篷附近，她根本就沒有覺出他的存在。

印蒂對那白色存在望了一會，眼睛終於回到海面，讓自己思想墮入海底。漸漸的，一些幻想，燦爛爛飄起來。他面前似乎並不是海，而是大捲大捲的雪，露灑晃耀，閃爍了暗夜，也代替了暗夜。這豐饒的雪景簇新而普治，把世界改造成一個亮的世界，晶的世界，晶晶亮亮中一片謐靜。這

種靜正是月光的特色，却分外豪華的在海上表現了。沉重的機輪聲軋軋響，比照的更誇張了這靜。海現在好像並不用一種美來俘他，而是用一種靜來捕捉他。海，一個狂暴精靈，這時却又白又靜，像意大利雲母石一樣溫柔，且帶着點肉感，又迷人又黏人的肉感，他實在無法抵抗。他深深沉進去。他幾乎要發出一種呻吟。

不知沉了多久，在無限白靜里，偶轉頭，他又遇見船首那片白色存在。真奇怪，它竟像這海靜一樣感動他。在這樣的月光下，在這樣海上，在這樣的靜夜里，那女人即使是一塊冷冷岩石，也會發生一種挑逗意味，一種熱力。

他禁不住一陣顫慄，那白色女人似乎突然從他身外跑入他身內。他附近實在存在着一片異樣力量。他開始感到它的蔓延性和浸漬性。『難道會發生一點事嗎？』他預感式的想。他沉思了：這一預感並不缺少理由：一個白色的海，一個白色的夜，一個白色的女人，這三者聯串起來，就夠發生一點事了。

現在，他正式轉過頭，向她那面望去。巧極了，不知道由於什麼靈感，她彷彿突然發覺他，也轉過頭，開始打算辨識他，但她只斜偏了點臉，並不正對他，因此，他只能看到她的側面，抓不住她整個臉輪廓。她斜過臉，一發現他正式端相她，立刻又轉回頭。

他沒有看清她的臉，並不失望，却向她那一方走了幾步，正式端詳她的形體。她穿一件西式長袍子，是透明的絲質。袍子似乎有無限長，又無限白，把她本來修長的身材，更襯映得苗條了。她像雅典神廟一根白大理石圓柱，華貴而和諧。她繁茂的幽黑髮，長長的散披在兩肩上，隨風颺舞，給人一種大森林感覺。她整個人似乎就是大森林產物，只由於一陣偶然海風，才從神祕大森林里吹出來，吹到海上。她全部姿態，就是一種飄，一種昇騰，在飄和昇騰中並不缺少雕塑式的華嚴。人對她望久了，不僅被喚起無限飛飄和無限昇騰的慾念，同樣也會喚起一種渴望莊嚴的慾念……

印蒂還沒有看完，立刻轉過臉，面臨大海，喘了口氣，如釋重負。一個警告在他心里響：『這個姿態是一種危險！』一點也不錯，對於男人，這種姿態，常常會變成一種謀害。假如說海流和海藍能洩漏海的祕密，一個女人內心所藏的珠寶鑽石，也常會透過形象姿態而放光。他剛才的短短瞭望，很像聖徒朝拜科隆大教堂，還無須踏上石階，登堂入殿，只要遠遠望一下那高高飛騰的哥特式塔尖，就可以直覺肯定：堂內會蘊藏無量數更飛騰的存在。這也許是一種命定有怎樣的姿態，就會有怎樣的臉，怎樣的心靈！他不敢再聯想下去。

約莫有二十分鐘左右，他靜靜望海，不再轉頭。

不久，一個古怪念頭又昇起來，他忍不住又轉過頭，向她那邊望去。才一轉頭，他吃了一驚，她正轉臉端相他，像一陣電光石火，四隻眼睛碰擦了。她怔怔瞪了他一會，立刻又轉過臉。這些剎那間，他獲得了這個年青女人的全部臉輪廓。

他喘了口氣，閉上眼：這正是一副叫他感到生命殘酷的臉，一副叫人在第一眼就想停止呼吸的臉，一副過一百萬年也不會忘記的臉。

在白色月光的刺繡里，這年青女人眼睛里閃着三種顏色：深沉，黑暗，明亮。她臉上交替着三種情調：印度紅瑪瑙，北極的雪，波斯的古巖窟。她臉孔是一個天空，盛夏白雲放亮時的白色天空，上面出現幾種古希臘造型產物：高高的鼻子，彎曲的薄薄紅唇，弧形的頰，以及一些像海上氣候一樣不可捉摸的神祕線條和光影。她充滿雕塑感的臉輪廓不過是一種透明薄幕，透過這層幕，一雙犀利眼睛，可以直入幕後，捕捉住那極豐茂的靈幻存在。人不難發現，她深深埋藏着的整個精神狀態像一場古代輦舞，蘊蓄着無窮的婆娑和迂迴，無量數的波浪節奏和旋律，以及一些能拯救人也能毀滅人的事物。

這是一個磁極式的女人。在第一個剎那，人就可以從她灼熱眼睛里，體味到她內在的一股神祕旋動力。她所有姿態與動作，不只是一種立體形象線條，而是從她核心里旋演出來的有機

產物。這是一個懂得建立核心並表現核心的女人。和她在一起，你很容易被重重纏在一座深沉霧圍里，你會感到：你四周湧起一圈魔祟的暈。在這層滲透性的暈光里，你經常用的那桿天秤粉碎了，代替的是一片深沉的、感覺惰性。從這惰性綿延里，你感覺整個世界換了付臉：極異樣，又極誘惑。這種女人所給人的印象，永遠是刑罰式的烙印，一次烙上，一輩子別再想揭開。不同的是，由於年齡，她魔力的調子還帶着口哨味和笛味，並不地獄式的沉重。一雙江湖老眼可能穿透她渾身濃烈色彩，看到一片新鮮而樸素的內層。但印蒂的經驗却不許他這樣感覺，他給她渾身那片油彩眩昏了。

讀（不是看）完這個女人的臉，印蒂像活完了一個世紀，一種異樣長長的感覺貫透他。緊接着是他內心的喊聲：我的舊世紀也完了，一個新世紀來了。

船幽幽前進。駕月光，騎波浪。船尾處曳起一陣宏壯濤聲，像一些輪滾體，在月光里無停休迴旋。海裸出銀色胴體，弧形味的扭擺，好像月亮就是她的情人，她要整個委身給他。一簇簇銀質光輝熠燦在波頂上，波谷里，所有波面砌成一些風信子石編織的羽扇，燦煥揮動。一些夜光虫在夜空中飛。天空愈益藍靜了。

望着海上月光，印蒂說不出的覺得異樣難堪。

他決定向船首走去，打算仔細看看。

可是，他才舉步，走不幾步，那個白色女人似乎敏感到什麼，突然繞了個圈子，輕輕走向吊樓，立刻消失在樓梯口。

當她向吊樓走去時，遠遠的，印蒂端相她的背影。她走路的姿態實在動人，好像一個在天堂里尋找上帝的聖女，步態又莊嚴，又虔誠，彷彿每一步都代表一個高貴的思想，一團高貴的感情。這一晚，印蒂回到艙裏，第一次失眠。

他躺在床上，默想着一些從未想過的事。

三

這是第四個夜。印蒂第四次踏上船頂，享受月光，享受海和夜。

海非常靜，靜得像入了禪定。海上充滿禪味。青色波浪上下運動，並不牽累海底流，只淺淺影響海面，叫海面添了一層華爾滋的溫柔情調。海彷彿也能自我欣賞，它懂得：只有這種青色的月夜，才能表現它最聖幻的一面。因此，它伏貼極了，除了船首船尾，再沒有衝流和急浪，更沒有逆